

## 思露花语

人生,如果知识就是力量,那么思想就是力量之魂;生命,如果知识改变命运,那么精神就是命运之魂。

生命有如江河,当奔流飞溅之时,会有大海波涛汹涌一样的激情,而当奔腾飞扬之时,则会有大海惊涛拍岸一样的豪情。

人生立言,应言为心声,决不可言不由衷;生命约言,要言而有信,决不可言近旨远。

人生亦长亦短,认知因人而异,有诗为证:“志者觉日短,愁人知夜长。”故志者因其短而倍加珍惜,而愁人因其长而不觉珍贵。

识才而不宠才,否则,宠而无度则容易恃才傲物;爱才而不妒才,否则,妒而失常则难以人才辈出。

万变的是客观现实,不变的是主观认知,故以变应变、以不变应万变则是处变的智慧。

在友情中,微笑只是一种温馨;在亲情中,微笑即是一种温暖;在爱情中,微笑则是一种温柔。

心灵孤独,只要孤而不独,先哲往往有更深远的思谋;灵魂寂寞,只要寂而不寞,贤哲往往有更丰富的想象。

勇敢是胆量,故敢于蔑视艰难,其难不再难;勇猛是胆魄,故勇于挑战艰险,其险不再险。

自轻的人,别人不会轻信;争宠的人,别人不会宠信;而只有守信的人,才会得到别人的信奉。

看别人不顺眼,有时是由于自己心不顺,所以这时要改善和调适的恰恰应该是自我的心气、心态和心境。

投机、欺瞒、狡猾、奸诈……这些劣行、劣性的劣根,如果根深蒂固,若就事论事,哪怕只有一种,其后果也必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文/巴特尔

## ◎小镇往事

## 臭皮匠

文/齐永平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话人们挂在嘴边,听得多了,便要仔细琢磨,对号入座。

要说暖水镇上的诸葛亮,非赵存老汉莫属。此公在镇上有些名望,类似乡绅、意见领袖的角色,公私争讼、邻里纠纷,多找他出面来评判。皮匠有两个,是哥俩。哥哥叫金柳树,弟弟叫毛三。这两人的名字怪怪的,不知是何讲究。如果按哥哥递延,弟弟叫金杨树或者银柳树;如果按弟弟上溯,哥哥应当叫毛二。如果这哥俩是大人物,对于他们名字的考证研究也不失为一个课题。小人物就是这样,他们默默无闻,一如他们平平常常的一生,鲜有人问津。

缺了一个皮匠,两个皮匠便是不好和诸葛亮论短长了。这三缺一的格局,延续了好多年,直到赵存老汉离世,那个皮匠也没凑起来。

臭皮匠倒是不假,做营生归来时,身上总是带了一身臭皮子的味道。不做皮匠营生的时候,倒也清清爽爽,换一身行头,身上还散发些肥皂的香味。

皮匠不同于裁缝。暖水镇上的缝纫社有七八个人,人们拿了布料来做衣裳。也有单干的,在自家蹬缝纫机。皮匠没有作坊,背了些工具走村串户缝皮衣,他们常年在外奔波,很少回到镇上。

请皮匠不是一家一户的事情,要几户人家或一个村子合伙着请来方可。一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三张五张皮子是做,三十张、五十张皮子也是做,这一做便是十几天,少了铺排不开。

皮匠来了,要张罗一个做营生的场所。最好在院子外面找一间闲置的空房子,放草料的、放粮食的都行。腾出来收拾一下,吃饭,睡觉,做营生,都是那一间房子。要不然,那沤皮子的味道人们消受不起。

一家一户积攒的羊皮如硬纸板子,一摞一摞地背来,过数,量尺寸,做记号。绵羊皮做皮袄,山羊皮做皮裤,至于要做的款式和尺码不用过细地叮嘱,款式变不出什么花样,尺码无非是大

号和小号。

第一道工序是熟皮子。找来些大瓮,半瓮水,添加些软米、玉米、芒硝以及少许的硫酸,把生皮子摁进去,一张下去,再加一张,十来张皮子泡进去,压了石头封了口,便是等待,这和冬储腌咸菜没什么两样。

隔三五天,打开封口,便是一股扑鼻的臭味。那臭,臭得无法言说,无法忍受,比厕所的味更臭,接近于尸臭。

皮匠要把那些带了汤水的皮张一块一块提出来,里外翻折,重新一块一块地泡进去,沤泡得更加均匀一些。

十来天,原先那些硬邦邦的皮张,沤泡成软塌塌一堆,皮层变厚,如同浮肿一般。

第二道工序便是铲皮子了。把皮张一端固定了,另一端用手撑着,拿铲子一点点铲除附着在皮张上的油脂和赘物。那铲子短把、厚身、弧头,锋利如同剃刀。味道太重,就连多年的皮匠也难以忍受,隔一会就得起身到院子里透口气。

第三道工序是鞣皮子。在一块门板上,把皮张毛朝下铺开,撒一些劣质的粗盐,包起来,反复地鞣,直到那些盐粒完全地融化。

第四道工序是洗皮子。在融了烧碱的水中,一遍一遍地洗,一遍一遍地梳,直到羊毛脱了污垢,变得雪白为止。

湿漉漉的皮张挂在阴凉处,等待着缓慢风干。

该做皮衣了。把那些皮张放在一处,反复地比对皮板、毛色、毛长、毛茬,一一对应,比画着裁剪这件皮袄。

皮匠的针黹比女人们更加的细致、工整、均匀。皮板上残破的地方要补一块补丁,会剪成桃形,像刻意绣了一个装饰的图案。

皮张的领子大多是羔皮做的,黑色的,或者灰色的。立起来可以护着脖子。讲究的,也有狐皮的领子。

很少见对襟的皮袄。本来是御寒,式样不重要,挡风便成。大襟的衣服已经很少见,偶尔一两个老太太还穿着那样的款式,大襟的皮袄却随处可见。

皮袄不用纽扣,用纽

襻。用布条搓成绳,编了圆圆的纽头,套在纽襻上,有些纽襻还要编出万字的花样。

车倌们出门不带行李,白天穿着皮袄,晚上投宿住店,皮袄一裹,既是盖体又是毡,到也省事。

光棍三老汉一件皮袄过冬。到了春三月,换不过夏衣,那件皮袄还不下身。日子长了,皮袄里净是虱子虮子,每天晚上脱了皮袄在灯下捉虱子,捉一个,掐一个,直到两个指甲被鲜血染红,那嘣嘣的响声似乎成了他无所事事生活中的乐趣事。快要入夏了,他把皮袄翻过来晒在院子里,那些深藏在羊毛里的虱子忍受不了太阳的暴晒,一个个钻出来四散逃亡,地上密密麻麻像蚂蚁出窝,三老汉用笤帚扫成一堆,用脚踩上去,他用鲜血养了一个冬天的宠物集体遇难了。

皮匠哥俩奔波多年,日子终究不见起色。虽是一门手艺,却不再传于子弟。相比之下,医生、木匠、铁匠、泥瓦匠、裁衣匠,甚至于平事,都有子承父业,薪火相传,只有那皮匠的手艺失传了。

想想也是,就算是他们想把手艺传给后人,也已经不可能。羊绒织了羊绒衫,羊毛织了毛衣,羊皮做了皮夹克,都是上档次的衣服,同样还是那张羊皮,身价翻了百倍。成了奢侈品,真要在皮革店里挂一件皮袄,还不把人笑掉大牙?

没继承父辈的手艺也好,王家的子弟都出息了。没有父辈的庇佑,倒多了一分奋斗的动力,王家的后代,个个出人头地,有专家,有学者,有机关领导,有大企业家。比起父辈的日子,已是天壤之别。

至于那句话,怎么琢磨,臭皮匠与诸葛亮也扯不到一起。后来总算弄明白,原来,是“三个臭裨匠,顶个诸葛亮”。说的是当年诸葛亮草船借箭,原打算装些柴草,蒙了布上阵借箭,后来有三个副将、也就是裨将出了主意,在船上扎了草人,更加逼真,显然比诸葛亮的安排更加周到细致,故有此一说。口口相传,“臭裨匠”变成了“臭皮匠”,以讹传讹,让我琢磨了好些年。

## ◎书单

## 《中国当代文学简史》

作者:陈晓明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晓明的这本《中国当代文学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体现了通俗性和学术性结合的特点。作为由张江主编的文艺通识丛书中的一部,读者的定位是广大干部群众、文学爱好者以及非文学专业的从业者等。这一丛书的编写拆除了高冷文学艺术与民众文艺热情之间的藩篱,“让文学知识走出专业研究的殿堂,来到人民大众之中”“理解沉积在作品之中的意蕴,提高审美水平”。《中国当代文学简史》更多是给读者进行粗线条的文学脉络梳理,让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70年的发展轮廓有初步的理解和大致印象。

但是,这种通俗性追求并不是以放弃学术性的学理分析为代价的。《中国当代文学简史》的表述尽可能通俗易懂,将原有的一些理论概念改为更为通俗平易的说法。如在“百花文学”的论述中,



## 《星星与猫》

作者:刘小备

出版:重庆出版社

幸福始终像午后闲闲的时光,不淡不缓的流动。岁月始终像地上班驳的阳光,总有一些闪亮。静数时光,默怀过往。《星星与猫》,就是我们每个人光阴的故事,透过文字看得见细碎年华的悄然离去。

在《星星与猫》书中,作者刘小备用最直白的语言讲述温情故事,读者会经常被她温吞吞的朴实中冒出的灿烂的文字所击倒。她笔下那些个形形色色的老百姓,有着被岁月养育的温暖和善良。

书中的这些充满欢笑或泪水或心酸的镜头让读者总有身历其境的感觉。毕竟这些事情,在大多数人小时候也一样在经历。小时候,孩子,原来这些词语在长大的大多数人看来是那样美好,那些逝去的岁月里面刻画下我们怎样的欢声笑语。我们一点一点长大,身体的成长固然是岁月的痕迹,可是心灵的成长却让我们开心又烦恼。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过着所谓小资般美好的生活的,有很多的大多数的人就像巷子中的人一样,生活在琐碎的生活中,也可说是平庸的生活中。可是,日子也就是天天年年地这般过着。可谁说平凡就不伟大呢?在《星星与猫》中,对老牛来说,做好一碗面就像是跟面谈恋爱,面里也藏着故事;对刘阿婆来说,一锅卤味就是一锅,不会因为你说得有道理就多做一锅,放弃自己的道理;李辰生无欲无求,一份闲心正成了所有人爱他的理由。可能,他也有过追梦的年纪,也有过壮志雄心,后来,可能也就在这生活的磨砺中,学得了这一份闲情。

